

汪丁丁 著



教育是怎样变得 危险起来的

害人的教育，与有毒的食品相比，罪孽深重不知多少倍。
一个人的成长，不是一个人的成长而是一群人的成长。

青年对话录

教育是怎样变得危险起来的

汪丁丁 著

中央廣播電視大學出版社
北 京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教育是怎样变得危险起来的 / 汪丁丁著 . —北京：
中央广播电视台大学出版社，2012.4
(青年对话录)

ISBN 978-7-304-05520-2

I . ①教… II . ①汪… III . ①教育—中国—文集
IV . ①G52-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2) 第 053693 号

版权所有，翻印必究。

青年对话录

教育是怎样变得危险起来的

汪丁丁 著

出版·发行：中央广播电视台大学出版社

电话：营销中心 010-58840200 总编室 010-68182524

网址：http://www.crtvup.com.cn

地址：北京市海淀区西四环中路45号 邮编：100039

经销：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

统 筹：吴力超

封面设计：莲 生

策划编辑：赵 婕

责任印制：赵联生

责任编辑：马浩楠

责任校对：王 亚 责任版式：韩建冬

印刷：北京云浩印刷有限责任公司

版本：2012年4月第1版 2012年4月第1次印刷

开本：155mm × 230mm 印张：12.5 字数：151千字

书号：ISBN 978-7-304-05520-2

定价：32.00元

(如有缺页或倒装，本社负责退换)

普通人写给普通人的序言 / 汪丁丁

是的，我决定要写这样一个以普通人开篇写给普通人的序言，为了说服我这套文集的编辑赵婕。她是我和我妻子许多朋友当中最体贴朋友的一位。说服她，说服这样一位认真而体贴作者的编辑，特别难。

我是一名普通的中国人。这一陈述，包含着太丰富的道理。我们这一代中国人，虽不像茨威格那样经历两次世界大战并目睹祖国的消亡，但也经历了足够丰富的政治思想运动、开垦祖国零下40℃的边疆、参与“12月党人”那种颠覆性的地下沙龙、参加高考、读研、出国……有了这一番经历，再普通的人，在今天的年轻人眼里也不再普通。所以，我要表达的第一层意思是，我从来不是“天才”。其次，这也意味着，如果读者有兴趣读我写的文字，那就一定要记住：让我写了这些文字的，是偶然聚拢的一些机缘。这些机缘完全可能遇到另一个普通人，并迸发出一些类似的文字。所以，我的第三层意思是，在宏观统计视角下，当代中国社会或许必须产生这些文字，至于由谁来写，并不重要。

普通人的日常生活，无非柴米油盐酱醋茶——物质生活的维度；和父母兄妹左邻右舍亲朋好友——社会生活的维度；更高级的诉求，诸如“横渠四句”或“孔颜德行”，是我们传统的精神生活维度。传统的生活方式，常以“耕读之家”来描写。问题之发生，是由于工业化势力太大而传统生活方式难以为继。从第一次洋务运动到今天，一百多年了，问题还在这里，挥之不去。世变之亟，究其本源，转型期中国问题的实质仍然是“为生民立命”，而人生问题仍然是“为天地立心”。不同以往，对我们而言，中国问题与人生问题的求解是纠缠在一起的，算是同一根本问题的两面。

今天，我们日常生活的三个维度，不论要延续哪一个，都很难，因为它们同时陷入相互牵扯着的困境。物质生活的延续，称为“经济发展”问题。要发展我们的经济，例如“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结果呢，先富起来的有不少人为富而不仁。于是要建立更符合正义原则的社会秩序，否则我们的社会生活势必瓦解。可是，谁之正义？何种理性？在日常生活的各种情境里我们应如何做才好？这类问题将我们带入精神生活的维度，也是人生问题的求解过程。在这里，我们探讨诸如“何为幸福”或“为何幸福”这类问题。

在西方以普通人的身份生活了足够多的年头之后，我意识到西方稳态社会的生活实在平淡而无味——从出生到死亡都在同类事件的永恒循环之中，我的意思是，

与中国转型期社会的热闹生活相比。这种状况有它的制度原理：好的制度使生活趋于平淡，而坏的制度激发我们改造社会的努力。改造社会常常伴随着疾风骤雨，于是在舞台上可以有人性的伟大表演——善的或恶的。

改革和开放给我们这一代人带来极丰富的机缘，新的可能生活如漫山遍野的竹林里雨后出土的春笋，噼噼啪啪，目不暇接。生活，从何处下手呢？这就是选择太多带来的烦恼，可说是“成长的烦恼”。选择太多，这是市场社会的特征，它表明中国社会已经市场化，并患了市场化社会通有的疾病——“消费主义”。这是一种行为倾向，将生活的一切环节都视为单纯的消费。存在论的最早一位思想家祁克果，年轻时就对现代社会的消费主义倾向有所感悟。他将现代化概括为“图生活之方便”的运动，于是随之而来的问题是，为什么要追求方便？方便的代价是什么？这样的问题，将我们带到生存论的哲学里面，让我们面对一个“不方便”的命题：任何信仰都是某种不方便。那么，方便的代价是不再可能有信仰。推论：人而无信仰，吾不知其可为人。那么，活着的意义呢？随之消失。

生活，只要是真实的，就一定不能仅仅是消费的，它还有其他的意义。热恋中的人，很容易断定他的爱不是一种消费。可是在其他情境里，我们就很难克制消费主义倾向。谁愿意舍近求远呢？如果有洗衣机，为什么要用搓板？如果可以抄袭答案，为什么我要独立完成习

题？如果撒谎带来好处，为什么我们要诚实？如果有更多的钱，为什么我们满足于只要较少的钱？这些问题围绕着我们的生活，让我们时刻必须选择方便或选择不方便。处处图方便，最终便会丢失生活的意义。我认为我们的教育是失败的，因为我们的孩子，至少他们的绝大多数，从小就学会了寻求方便，而不是寻求不方便。我们教育失败的渊源，根据党史学家高华的考证，可追溯到革命年代我们党“急功近利”的教育方针。

我以“普通人”自况，因为我有普通人的性格和弱点。例如，我喜欢美味佳肴，我不喜欢辛勤劳动，于是我四体不勤、五谷不分。另一方面，我也像普通人那样善良。例如，我喜欢帮助有才华的学生，我不喜欢尔虞我诈、钩心斗角的校园政治。最后，我和普通人一样意志薄弱，我和普通人一样在许多事情上想不清楚，我和普通人一样不知道中国应往何处去。

所以，这套文集的文字，我由衷希望它们在读者眼里是普通人写的文字。只不过，普通人的生活，在这样伟大的社会转型期，出现了太多太大的问题，迫使我们以普通人的身份反省和抗争。结果呢？我和你们一样茫然无知，或许我们的反省和抗争将会改善我们的生活，但或许使它更糟糕，或许，仅仅因为我们反省过并且抗争过，我们拾回了生活的意义。

目 录

Contents



001 转型期的中国教育

- 002 教育是最最难的一件事
- 007 教育的问题
- 013 我们的大学是世界上最昂贵的教育组织
- 019 生命的未来
- 022 官僚制度下的教育困境及出路
- 024 再谈转型期的中国教育
- 029 两代人的教育失败意味着什么
- 030 教育服务的政治经济学
- 039 教育是怎样变得危险起来的
- 042 梁漱溟鼓吹社会自由教育，批判官办教育之弊
- 045 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考
- 048 精神疾病在中国

051 跨学科教育

- 052 关于 CCER 经济学与社会哲学教育委员会的设想
- 057 2010 年春季北京大学人文与社会跨学科讲座系列
- 058 关于跨学科教育致艾洪德校长
- 062 跨学科教育的一份纲要
- 064 跨学科教育实验一年总结
- 066 与东财的学生们谈学习和人生
- 067 与几位同学的讨论
- 070 发现属于你的问题
- 072 跨学科教育的三条主线
- 073 教育的三重目的
- 075 中国人力资本与教育问题

081 早期教育

- 082 社会交往与数学直觉
- 085 教养何以缺失
- 088 童年与政治家的品格
- 091 直觉与早期教养
- 094 表达与理解
- 097 常识与社会交往

101 知识与灵魂

- 102 消费主义时代的情感
105 生命·理性·激情
120 一个人的成长
121 知识与灵魂
124 问题意识
126 由认真对话可以产生思想
127 读书与生活之间的关系
129 以出家的精神
——向一本出色的期刊致敬

133 知识过程与人生体悟

- 134 学术与人生
——叶航访问汪丁丁
163 知识过程与人生体悟
——汪丁丁、罗卫东、叶航三人谈
169 让心灵在所有方向上充分涌流
——柯凯军采访汪丁丁

179 编辑后记 / 赵婕

转型期的中国教育

从根本上看，所谓“转型期社会的价值特征”，恰好在于尚未确立任何被其社会成员广泛接受的价值。在转型期社会里，我们每一位社会成员最感焦虑的，不是日常生活的困扰，而是未来生活的极端不确定性。对西方人而言，这一焦虑表达为“上帝死了”的呐喊。对中国而言，这一焦虑表达为“千年未有之变局”的感慨。

教育是最最难的一件事

有很多现代教育家，都提倡“家庭学校”。家长最了解孩子，从生下来，根据他的生存体验为他设计教案，编写教材，然后通过教育部的考核。这是非常昂贵的教育方式，但它肯定是最适合的教育方式。

知识是一个过程

信力建：对教育工作者来说，今日我们站在历史的十字路口，你怎么看呢？

汪丁丁：知识是一个过程；海德格尔说西方的人生走到20世纪30年代已经到了它的尽头，最后像俄狄浦斯一样，自己流放到语言当中去，然后找到了诗，从诗又回到了人生，这是它的命运。

而对东方来说，没有这件事情，没有Being这件事，我们是象形文字，几千年下来一直没间断过，没有转化成拼音文字。按照德里达的解释，出现拼音文字才可能出现形而上学这种单维的事儿。象形文字非常形象，不会脱离生存。从现实来讲，我们在教育里面，我们这样的学校最适合的就是教给学生发展实用技能。但是最后、最高级的、最柏拉图式的教育哲学，就是所谓经典主义，读经典，读大著作，个性化教育。有很多现代教育家，都提倡“家庭学校”。家长最了解孩子，从生下来，根据他的生存体验为他设计教案，编写教材，然后通过教育部的考核。这是非常昂贵的教育方式，但它肯定是最适合的教育方式。

如果我们不知道人类未来的走向，谁都没资格办教育。我们有什么资格教孩子？在这一点上我是很悲观的。我觉得你们各位都有勇气。我妻子也有勇气，敢教孩子，我不敢，我和孩子非常平等，我们俩就打游戏机，其他事我不管。没法教，每一个议题出来，我都给找出十个理由这边的，十个理由那边的，它都对。所以我觉得教育是最最难

的一件事。

我不敢教

汪丁丁：我和盛洪在1993年有个对话。盛洪突然问出一个问题，他说丁丁啊，这要孔夫子碰上尼采，尼采就是一流氓，手里拿一把刀，我不和你讲理，什么礼仪之邦，一刀捅死你了。这世上要都是孔夫子，有一个尼采就称霸天下，因为打不过人家。还归结到李泽厚的概括：你想把他培养成为孔子式的思想家或找到个人实现的教育路线，他没法生存。你要想教他生存技能，境界又上不去。美国有两种极端的教育：演员阿诺德认为要让他的孩子吃苦，进行斯巴达式的教育，不给一分钱，否则孩子很容易被宠坏。还有一种就是迈克尔·杰克逊，他的孩子生下来就含着金钥匙，不能经任何风雨。这两个极端都有道理。一个苦孩子，出身极贫寒，一层层地爬上来，得“杀”（淘汰）多少人啊！从农村到大学，然后成为名教授，而性格不扭曲，这概率极小。而性格要想不扭曲，童年必须幸福——这是我个人的观察，但童年幸福的人意志薄弱。你说你怎么教这个孩子？所以我就不敢教。

信力建：假如我们要培养绅士，他遇上了清朝人，就要举手投降了。中国到了近代和现代，虽然自己是野蛮的，但它觉得发达国家更野蛮，怎么看这个问题？

汪丁丁：确实我想不清楚。如果我们说迎头赶上，现在西方都向东方学习了，于是我们可以放弃工业化那一段知识过程，放弃自由民主的西方社会过程。因为你把科学落实到技术上，就是工业化，把科学的知识观和伦理观落实到政治生活中间，就是民主，它是一对概念。另一种救治的方式，是我们希望西方不来打我们，但还很难说，所以我不敢作这种幻想。

文化转型

信力建：我们老师可以想想，现在我们的教育目的或者取向，是按东方“仁义礼智信”的目标培养出有道德的人，还是培养出符合西方社会达尔文主义打败别人而生存的人，大家认为采取哪一种价值比较合适呢？

汪丁丁：中国社会现在面临转型。对应了刚才我们讨论的学西方还是不学，等等。这是从鸦片战争被西方打了后我们自然的反应过程，最漫长的就是文化转型，大概需要几百年时间。所以我真的没办法看得清未来是什么样，也就无法判断家庭的这种自然主义教育观，是让孩子模仿他们的父母更好一点，还是按照我们现在设想的价值观。但是在稳态社会里，比如说西方，中产阶级的孩子已经很熟悉他们未来的生活方式，这时家长教的就是这孩子将来需要的。所以自然主义教育是可以的。按照美国教育部发表的资料，0岁~7岁的小孩子受父母影响最大，它是所谓的模仿阶段。但到了能交朋友的年龄，孩子之间的相互影响远远超过孩子家长的影响，也远远超过老师对孩子的影响。这是西方社会的情况。朋友之间价值观的影响力起很大作用，这是美国社会的特点。

你提到的是一个本质的问题，绕不过去。我回到你刚才最后的问题，我们怎样来弥补我们国学传统的缺陷？中国的文化传统的理想境界梁漱溟早年总结过，叫做“耕读之家”，一边是农夫的生活，陶渊明式的，回到屋子里就是琅琅书声。这是中国人理想的田园生活，也是后来亚当·斯密晚年最欣赏的生活，这叫自然的发展道路，而不是欧洲那样非自然的发展。所以盛洪老师要在这儿，就会说要商榷一下，你的前提是不是成立。如果前提不成立，我们就不需要学西方，所以梁漱溟说中国再发展五千年，如果不碰到西方人，它永远也造不出火车大炮来。为什么？它志不在此，它的精神取向是内生的，不是外扩的，不是去

征服世界的，所以根本不希望去影响别人，我们就老老实实地过我们的耕读生活就完了。

信力建：回到刚才的问题，我们到底教孩子什么，是教他做道德君子，还是做强盗，还是两者都不做，告诉他更多的生存方法和价值观，让他自己去选择？

汪丁丁：你这个问题特别重要。2000年加德纳在日本东京有一次演讲，关于多智能的。他在东京的演说题目就是“面向21世纪的教育，我们应该教什么？”加德纳在那次演说当中提出：21世纪的教育是什么？是思考力的教育，要培养批判性的思想的能力。孩子从老师那里学到的不是知识，而是如何思考的技能。这样，他将来在什么样的社会环境里生存都没有太大的问题了。这是个原则，我相信放之四海而皆准，中国人也会赞同这个原则。关键是从经济学角度，什么价格才能落实这个。

生活在远方

信力建：在我个人接触的人当中，你的知识最丰富，博大精深，你是怎么掌握这些的？你怎么学习的？

汪丁丁：很多学生都说，我们和汪老师怎么越读书差距越大？那是。你想我每天早晨起来看几个小时书，到8点他们起来的时候，我已经在网上结束了几十本刊物最新文献的综述与阅览。所以差距确实越来越大，所以张维迎说过一句话，你不能都去学他那个方式，因为很昂贵，衣食不愁才行。

信力建：你能不能讲一些最基础的学习方法？

汪丁丁：这也很麻烦。西方社会的学术训练，它是强迫你每句话都要有典故。博士论文有几百篇参考文献，上千篇是常见的事，很好的博士论文通常正文的篇幅比索引少很多。经过这么多年的训练之后，

就很自然地脑袋里背的都是谁、哪年的、什么刊物，连第几卷、什么页码都要知道，这是一个学术的说服力。这就是毛主席说的那个开中药房的，拉出来全是各式中药，但是对学术建设有好处还是坏处我也不清楚。20世纪90年代中国经济学的学术重建里，我和樊纲讨论过，现在用盛洪的话来说就是掉西方人的套里了，每个人都满脑子文献，具体政策问题提不出来，提出来都不对。那也有问题。

信力建：我总感觉我们的中小学教师在知识量上很缺乏？

汪丁丁：我的思维全是经济学的。在一个社会情境里，教师们不用为柴米油盐发愁的时候，他是最早要关注人类命运的。小时候我是最淘气的一位，我一二年级的时候因为太闹，二年级的老师给我起了外号，说你这块肉是臭肉，结果我的外号就叫臭肉。到四年级碰到一个好老师，她看着这孩子太淘，但又聪明，她就想办法刺激他的自尊心。淘气孩子无非就是自尊心没有开发出来，她突然出乎我意料，把我的一篇作文当范文在全班读了一下。我很惊奇，从来没人表扬我。其实范文也不好，用了一个词儿是成语，她就唯独把我的文章挑出来重点表扬成语的用法。那一刺激也不知道哪根神经乱了，数学竞赛第一，语文竞赛第一，全都第一了。四年级碰上这位好老师，以后就沒事儿了。所有的锁都肯定有一把钥匙能开。好的老师肯定都知道。

教育的问题

最可恨的是，我们每个人不仅知道大家都不喜欢这一状况而且知道大家都只能接受这一状况。我周围只有两位朋友坚决抵制目前的教育体制，带着他们的孩子，退出了摧残孩子的正规学校。不过，未来怎样？我还没有替他们的孩子看清楚，好像是那个“娜拉出走后”的老问题。

教育，始终是一个问题。在国内的经济学家当中，我或许是较早探讨教育问题的。探讨和思考是同时进行的，我对这一问题思考得越久，就越难下笔写这篇文章。我们现在探讨的，似乎主要不是中国古人探讨的教育问题，虽然那仍是一个问题。

首先，让我以最简洁的语言描述我们现代中国人深陷其中且不能自拔的教育困境：当整个社会被嵌入一个以人与人之间的激烈竞争为最显著特征的市场之内的时候，教育迅速地从旨在使每个人的内在禀赋在一套核心价值观的指引下得到充分发展的过程蜕变为一个旨在赋予每个人最适合于社会竞争的外在特征的过程。

说我们的社会被“嵌入”市场之内，这一说法隐含着某种无奈。也就是说，我们这个社会，历史地、大势所趋地、似乎毫无觉悟可能地转到西方“市场社会”的演化路径上，同时又无法摆脱我们数千年浸淫其中的“家庭本位”教化传统。市场社会价值体系的核心是“个人”及其权利，这一体系其实很难融入以“家庭”为核心的传统中国社会的价值体系。例如，中国的孩子与他们的家长的关系，典型地不像也不可能像现代西方家庭那样成为一种“公共”关系——最初是以上帝的律法为基础并于近代转变为以社会契约为基础的理性关系。中国的家长们仍习惯于将子女视为他们私人的一部分，也就是他们肉体和心